

访美观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 著



访美观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访 美 观 感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日报印刷厂排版
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 1/4印张 73千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9,000 册

统一书号：3190·010 定价：0.34元

内 部 发 行

前　　言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目的是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科学界的友谊及相互了解，探索中美两国社会科学方面学术交流的途径。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三十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代表团受到美国各学术机构和各方面学者的热情接待，团员还各按不同学科和美国各地有关学者座谈、交流情况。中美两国学术交流正在逐步开展，为向我国社会科学界汇报这次访美情况和印象，现将代表团团长宦乡、副团长宋一平和部分团员所写的文章辑集成册，其中舛误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

目 次

前 言

访问美国情况报告	宦 乡 宋一平 (1)
赴美访学观感点滴	费孝通 (34)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简况	钱 钺 书 (50)
美国法学界情况	芮 沐 (56)
重访美国	薛藻鼎 (64)
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简况	李 新 (76)
从宗教的窗口看美国	赵复三 (81)
美国的语言学研究	廖秋忠 (93)

访问美国情况报告

宦 乡 宋一平

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一行十人，包括工业经济、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语言学、情报科学、宗教学等方面科研工作者，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六日访问了美国，目的是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科学界的友谊及相互了解，探索中美社会科学方面学术交流的途径。这是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界第一个访美代表团，美方对我们代表团态度友好、热情，日程安排及接待工作十分细致周到。

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纽约、匹茨堡、纽黑文、波士顿、安阿伯、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火奴鲁鲁等地大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华盛顿时，访问了白宫、布鲁金斯学会、司密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在洛杉矶时，访问了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包大可（窦克·巴奈特）在欢迎代表团致词中说，中国社会科学家三十年来第一次与该学会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在华盛顿期间，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助理迈可·奥克森伯格除参加安排代表团访问白宫日程、出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欢迎宴会外，还在赴东京参加三边委员会启程前几小时来旅馆，和我们一起共进早餐，并且表示：美中两国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两国相互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社会科学交流，代表团此次访美是这方面的重要开端，希望中美两国关系与学术交流方面都得

到发展。代表团访问白宫、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处时，主人介绍美国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很实事求是。布鲁金斯学会及威尔逊中心等还表示欢迎中国学者到美国，共同研究国际问题。代表团所到各大学、各研究机构都希望与我国学者交换访问，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在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同行、大学生或者各阶层人民都十分友好，充分体现出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尤其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在美国的华侨和华人学者，对代表团热情款待，关心祖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渴望为此贡献力量。我们在一起，常常谈到深夜还舍不得分开。

代表团结束访美前，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几位重要负责人由华盛顿专程飞往旧金山，与我们讨论今后中美社会科学学术交流问题，并准备在今秋明春，陆续派人来我国，继续讨论，希望达成短期和长期的学术交流协议。

短短一个月的访问，虽然只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却使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友好热情和积极进取、实事求是的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当前美国的情况也获得一点粗浅的了解。中美两国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现在刚刚开始，相信今后的交流活动对两国人民沟通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两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能有所贡献。下面主要谈我们访问美国的印象和一些感想。

一、当前美国情况

(一) 一些国际问题学者关心苏联扩张主义野心与国际关系的发展

我们访美期间，正值美国国会将就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定进行辩论。一些国际问题学者同我们谈论，认为近年来，

苏联在宣传中极力炫耀它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还引人注目地鼓吹“进攻性战略”；苏联的军事理论虽不一定能表明苏联未来的行动，但决不能等闲看待。目前，苏联军事生产投资比美国多百分之七十五。过去，美国有关方面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军事部分估算过低，现在认为这个数字应当增加一倍，才符合实际情况。八十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率将降低到百分之三或更低，但是，看来，苏联不会压缩军事开支，可能只是控制军事开支的增长。美国的一部分国际问题学者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深感不安。

反过来看，美国如何应付，在政策思想上是混乱的。据美国学者们介绍，美国政府内外有三派主张。一派认为，处在核武器时代，美苏都不想打大仗，但军备竞赛使双方都惧怕对方先发制人，因此主张控制军备竞赛。一派认为，由于核战争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美苏间有爆发战争可能，主张美国积极增强作战能力。还有一派认为，当前的发展趋势是美国的力量在走下坡路，美国的盟国感到今后只能各自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这样一来，美国与盟国及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又进一步削弱美国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力量。于是，这一派人主张美国应以“世界政治影响”作为首要考虑。美国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内外的争论将继续下去，国家领导人则将在各派中间谋求妥协。归根到底，持这三种意见的人，谁也说不出，如何能说服苏联放慢军备竞赛。

一些美国学者还认为，近年来，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增强了，相互间的纠纷和冲突加多了，而西方国家干涉各国事务的能力则大大削弱了。当前，苏联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军事上，从常规武器的总情况看，比美国稍强；但在经济实力上，苏联比美国弱得多。因此，目前苏联还不会与美国破裂对抗，一则美国还强大，二则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宣扬和平共处，对苏联有利，可

以在不刺激美国的情况下，把美国科学技术拿过去；同时，分化美国和西欧、日本的联系，削弱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力量。

应该说，这些美国学者的看法还是比较清醒的。

（二）经济学家为美国经济“滞胀”和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衰退感到忧虑，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

我们代表团此次在美粗浅印象，深感美国自然条件优越，可耕面积和煤炭资源等远未充分利用，但由于资本集约、技术集约的缘故，劳动生产率是很高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尔特·罗斯托根据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美国早已越过“技术成熟阶段”，现代技术已有效应用于大部分资源，现在“工业主导部门可以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方面”，进入“群众高消费的阶段”。据美国学者介绍，美国农业生产现已全面企业化，选种、播种等都有专业公司，农业经营者在生产季节中分阶段雇专业公司包工包产。加上农业技术不断改进，机械化程度很高，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率显著增长，农业劳动力显著减少，一个农业人员能养活六十余人之多。在有的地区，如纽约至波士顿、芝加哥至克利夫兰、洛杉矶至圣地亚哥，城市发展已连结成片，城乡差别不大。在工业中，钢铁、电子、石油化工、建筑、汽车五大工业仍是工业经济五大支柱。电力、电讯、航空、公路交通事业三十年来有极大发展。在我们所到的北方各城市，工业污染问题似乎解决得不错。但据知，美国长期以来对工业三废随意处置，现在环境污染依然还是严重问题。全国每年有九百二十亿磅有害废物需要处理，居民饮水中毒，不时发现。从长期看，下水道污染是严重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在某些地区，二三十年后干净水源都将成为问题。

三十年来美国工业有很大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1、美国有不少老的工厂，现在厂房仍在，但内部机械设备都已多次更新。这样，厂房设备，四周的辅助行业以及服务事业均得以继续充分利用，工厂社区的社会关系保存下来了。这些对于生产发展和工人生活都有极大好处。

2、美国除大工厂外，也有不少小厂，彼此配合，并与大厂协作。如波士顿市郊，生产电子计算机元件的小厂就有近五百家。这些小厂与我国小厂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不同，而是运用尖端技术，专门生产某些重要零部件；它们全靠竞争来生存，进取精神强，技术上不保守，厂小而且专门化，便于管理。这些小厂与大厂连结一起，构成整个工业体系（不过小厂搞好后，有的也为大厂所兼并）。

3、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使工厂领导对全部生产流程了如指掌。出了故障，毛病在哪里，如何调节，随时可以掌握，有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在每个工厂、大公司、跨国公司内部，计划性是很强的。

4、电子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一项大的任务以阿波罗登月计划为例，可被分解为几万甚至十几万个小题目，能够组织动员四十余万人分头进行几年，然后再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把几十万个数据综合起来。这样组织、分工、协调管理，效率极高。这种方法构成一门新的学科：称为“系统工程学”，正在日益广泛地加以运用。

从近十年美国电子技术及科技各部门发展看，美国工业生产力发展余地似还很大，美国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近年来，美国南部“阳光地带”十几个州的工业迅速发展便足以说明。

但是，从整体看，美国资本主义的病根很深，难以根治。在代表团访问白宫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舒尔兹承认。美国经济当前面临许多困难，其中主要是：

1、通货膨胀。十年来每年平均率约达百分之六点五，今年

第一季度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五。

2、能源危机。每年全国消耗九亿吨石油约半数来自国外。伊朗政局变动，石油输出国抬高油价，对美国影响很大。

3、生产增长率下降。去年第四季度生产增长率达百分之七，今年第一季度为百分之一。按过去经验，生产增长率达到一个高峰并不难，但要长期保持却极难。现在美国只能维持低水平（百分之二点三）的工业生产增长率，落后于西德、日本。

4、失业贫穷问题。近十年来，失业人口一直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按“新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托宾的理论，失业人口应经常维持在百分之四的水平），贫穷、营养不良居民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十。

舒尔兹承认，美国经济全靠市场经济调节已经不行，现在需要用计划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这些问题已成为美国人民普遍忧虑的问题。代表团访美期间，美国《时代》周刊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在被调查的千余人之中，认为美国陷入严重困难的，从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一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四；认为美国面临问题并不严重的，从一年前百分之五十一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一。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美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而且认为政府已无力加以控制。经济前景黯淡，以致人们历来焦虑的社会犯罪问题也相形见绌，无暇顾及了。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将近半数人回答说要动用过去的储蓄来补贴日常开支；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要兼做另一份职业来维持家庭生活；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男子要让妻子出去工作，才能维持全家开支。而人们对失业的恐惧，甚至更超过对通货膨胀的焦虑。

当前，美国能源危机十分突出。代表团在美期间，加利福尼亚洲（据称，汽车数字占全美十分之一）汽油供应紧张，周末假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加油站停止营业。私人汽车为加油排成长龙，

有的从早等到晚，有的半夜前往排队。卡特提出全国节油法案，遭到国会否决。一般群众认为石油危机大部分是石油公司人为造成的，以便涨价。但随后石油危机由加利福尼亚州逐渐蔓延到其他各州，群众看到石油危机确实严重，又越发感到焦虑。这成为电视台每天的重要新闻。公众对总统日益不满，主要原因是认为他无力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随着总统威信的下降，公众的悲观情绪在上升。有些人还认为，即使换一个总统也无济于事。美国人素来认为乐观自信是美国人天生的气质，而现在，对国家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已经消逝得不知去向了。

有的美国学者回忆起，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两位经济学家亨利·亚当姆斯和威廉·格雷汉·苏姆纳就曾经发出过警告。亚当姆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加快石油资源的枯竭。苏姆纳则警告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特有的政治民主”——没有十分尖锐的阶级冲突和阶级压迫——只有在自然资源价格低廉，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追求利润而生产，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要鼓励消费，鼓励消费者从满足生活需要扩展到追求舒适享受。因此，大量浪费各种自然资源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特征。另一方面，美国为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必须更新技术装备，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这又必然要造成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增长。从理论上说，美国政府可以运用货币、信贷、投资、税收、补贴、限制物价、培训低级技术人员等多种方式控制经济发展。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困难很多。美国政府如果要控制不断上涨的物价，就要损害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垄断资本家决不答应。美国联邦储备局想要提高贷款利率，紧缩信贷，又怕加深经济衰退；如果维持目前贷款利率，放宽信贷，则通货膨胀趋势将会更加恶化。这是美国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

美国总统科学事务首席顾问普雷斯则认为，美国科技发展，近年来因经费减少关系，没有多少起色；政府准备强调这方面的问题，增加这方面的开支，以保持美国在科技方面的世界地位，同时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对于资本家是否会跟着政府进行投资，则说不上来。

在布鲁金斯学会欢迎我们代表团的午餐会上，经济学家劳伦斯·克劳斯就《世界经济展望》发表演讲，认为今后一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容乐观，通货膨胀将成为世界现象，石油价格可能上涨百分之三十三，制成品价格将上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各国政府将不得不控制贸易，实行保护政策与新的货币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前景发展缓慢。在上述各种因素影响下，美国已进入经济停滞时期，今后要进行经济调整。

欧洲各国对世界经济趋势的反应比美国快。西德对通货膨胀正加紧控制，预测一九八〇年西德经济发展也将转缓。日本经济还有发展潜力，但世界经济进入停滞，势必也会影响到日本。不产油国家将因油价上涨而陷于困境，有的要靠贷款维持，影响收支平衡；有的紧缩石油消费量，又将影响经济发展，总之，收支状况都将恶化。

石油生产输出国家因油价上涨，去年增加一百亿美元收入，共有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五十亿美元盈余。从一九七七年情况看，国际金融市场有能力吸收，但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本身动荡，也会给石油输出国家带来困难。

美国受石油危机的波及影响最大。过去从伊朗进口石油，向伊朗输出商品，由于伊朗政局变动，受沉重打击。今后一年美国收支情况不会顺利。美国还不得不继续向外国提供贷款，而这又将限制美国支付能力，不利于美国从经济衰退中摆脱出来。西欧日本也受石油涨价影响，但由于国际收支有盈余，所以还能应付。

从长远影响看，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九年两次石油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调整本国经济。其他不产油的工业发达国家有能力较快调整经济，美国则由于上述原因，“滞胀”还将持续一些年。今后，在高收入的地区和国家中，较低水平的台湾、南朝鲜可能与意大利、新西兰接近。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巴布亚等将很快发展，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将日益重要，不亚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衰退，估计不会十分严重，但将持续下去。如果美国对它忽视，不采取措施，则将造成世界性经济危机。另一种可能是，由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与美国一道，共同运用国际货币基金，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工具来进行调节，但条件是要给它们以否决权。美国目前的两难处境是：若不愿眼看世界经济遭到破坏，就要接受其他国家的制约。当年，英国在大英帝国内也曾面临这样的局面。

现在，美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界对于世界经济的未来，普遍的看法是：难以预测。

(三) 政府机构中行政官员与社会科学专家和教授的结合

访美期间，我们不时听到抱怨政府官僚体制。据了解，七十年代初材料，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二百七十万人，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雇员近一千万人。在美国两亿二千万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大。政府雇员增多是政府军事开支越来越大，干预经济生活越来越多，社会福利担子越来越重，法令条例越来越繁琐的必然结果。

但是，美国政府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政府机关中吸收大量经济、法律、外国问题专家等参加工作。这固然是垄断资产阶级收买知识分子的手段，但是，行政机关的效能却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政府机关与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

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二次大战以后近四十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为战争需要，把数学、统计、经济学、历史学、语言训练、行政管理科学等社会科学各部门、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全部动员组织起来，分析战争形势，研究内外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认真地把社会科学应用在当前的实际生活中去，形成教学——研究——从政三者密切结合并相互转业的制度，其最早的形式便是起初由空军建立的兰德公司（现在，自称是独立的研究组织）。以后逐渐推广这种做法。五十年代起，政府开始大量介入社会科学研究，与研究机构订立合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把兰德公司的专家们吸收到国防部、预算局。由于这样做取得成就，一九六五年以后，美国政府又把这种做法推广到政府各部门制订政策程序中去，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辅佐制订政策的重要工具。具体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吸收各种专家学者到政府机构中工作。第二种形式是政府部门从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聘请一批有专门学识的教授担任顾问，对各方面专门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三种形式是政府部门把各种问题委托给大学、科研机构去研究，由政府拨给研究经费。例如政府的税收、失业救济、老年福利、医药保健、购房贷款等各种条例，经济效果如何，都委托大学和科研机关作典型调查，并利用社会学、统计学的“模式选样”，计算“费用与收益”，研究如何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经济效果，可以设计几种方案，供政府行政部门选择。这样，政府利用了全国社会科学力量为政府服务，却不占政府的编制和行政预算。政府认识到，每一项政策都有自己的“日落规律”，它的有效作用不是无限期的，因此需要不断研究情况的变化，据以制订新的政策。美国国会规定，制订实施每项政策所需花费的资金中，要提出百分之一作为研究该项政策之用。现在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度经费约为七

亿美元。美国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究经费中百分之二十来自政府合同。此外，政府还拨款设立社会科学、人文学基金，专事培训各种专门人材。这样，便保证了大量专家为政府各部门服务。

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我们没有专门进行了解，从此次收集的材料看，议员对于国会通过的各种法案往往缺乏专门知识，只不过是在政党、大企业等势力操纵影响下行事而已。过去国会各委员会主席拥有很大权力，最近，在各委员会下增设小组委员会，以缩小委员会主席权力。本届美国国会众议院里就有二十九个常设委员会，一百五十一个小组委员会；参议院有二十一个委员会，一百一十二个小组委员会（参议院议员才一百人）。此外，还有两院议员组成的四个联合委员会，七个联合小组委员会。民主党、共和党在众参两院还有各自的党派委员会共十三个。平均每个众议员要参加三个小组委员会，每个参议员要参加五个小组委员会。议员们陷在会议之中，于是需要大量助理人员，现在，议员及国会各委员会的专职助理人员达五千人，并设有专门为议员和他们的助理人员服务的国会图书馆，其中研究部就配备有专职研究人员八百五十人。这些助理人员拥有巨大的幕后影响，如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的防务问题顾问理查德·泼尔被认为是参议院讨论军备控制问题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助理人员为议员准备各种提交国会的提案。在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度，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两万二千三百一十三项提案，众议院对其中一千八百一十项听取了专题报告，参议院听取了一千四百一十三项专门报告。最后，国会通过了三千二百一十一项法案和决议，为其中八百零四项法案还制订了法律。仅一九七八年“修订一九五四年税法的法案”便长达一百八十四页，这还只是修订一项旧法案。此外，在过去两年内，国会还要批准十二万四千七百三十项总统提交的人事任命。对国会议员施加影响的，除政党外，还有各企

业、商会、工会等团体派驻华盛顿的院外集团，总数近一万五千人。这些院外游说人员每年花费二十亿美元，影响议员。他们的专业知识甚至凌驾国会助理人员之上。在两院表决某项法案时，议员们甚至看着楼上环廊的院外游说专家的手势来表态，大拇指朝上就投赞成票，大拇指朝下就投反对票。

一般选民对议员选举日益不感兴趣。一九七〇年议员选举时，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五选民参加投票，而在选举本届国会议员时，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点九选民参加投票。

美国报刊指出，国会议员都深知目前国会制度的弊病，但看不出有改革的希望，因为议员的个人利益与现行国会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有谁愿意翻倒这辆苹果车呢？”

（四）社会问题很多，精神文化腐朽没落

美国物质产品的确十分丰富，一般人民生活水平很高（美国政府承认的贫穷人口比例为百分之十，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实际不止此数。）但是，正如加州大学贝拉教授所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可能发展，物质福利可以增长，社会问题却难以解决。我们比祖辈富裕五到十倍，但是，并不因此就快乐五到十倍。”美国社会问题很多，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1、种族歧视问题。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制订了法律，禁止种族歧视，对有的机关学校还规定录用、录取一定比例有色人种的雇员和学生。从表面看，现在种族歧视问题比以前有所缓和。但从失业人口比例看，全国失业人口比率为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而黑人的失业人口比率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黑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从社会看，传统上把“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族、新教徒”看作典型美国人，现在虽有一部分黑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挤进上层社会，但我们所经北